

遺山先生文集

八

新加坡
新加坡
PDS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碑銘表誌碣

族祖處士墓銘

公諱滋新字仲義弱冠就科舉一不中即以力田
爲業年五十有七終于家距今天子開興壬辰四
十年矣初病革沐浴具衣冠子楮郭生者就諸婦
取一物將奉公公惡其非禮也而切責之其平生
自處爲可見乎爲人寡言言則微雜詼諧所居韓
巖五杜聚落千餘家里中人日有聚話者公時詣
焉山夫谷民性既鄙朴語又無根帶每及一事則

鹿氣叫吼攘臂紛競移時不罷公不能忍必爲解
之已而曰人言田舍翁不通曉果然其人慙而去
日又慙者多公至則稍又引去至無一人留語者
嘆曰鄉人惡我耶我不復出矣乃救其子之規之
矩凡家之服食器用必取諸左右而足吾寧假人
不能假於人也自是人罕見其面婦班氏事公如
事長每問公今日歆何所食鼓腹良久曰此復歆
何食乎此腹旦歆某食午歆某食晡歆某食家人
如言而辨如是三十餘年乃終世衰道喪是非好
惡無有當其實其處是非好惡之間者又不能以

理自固聞譽而喜聞謗而怒爲一人所軒輊者多矣况一鄉之人乎故嘗論公不合於一鄉將不合於一邑不合於一邑將不合於一州不合於一州又將不合於天下四方不合於天下四方其耿耿自信者當猶一鄉也群衆不能易其介一物不能屈其志生而知所以養歿而知所以順古之特立獨行輕世肆志隱居放言之君子如是而止矣後而不書族黨之過乃追爲之銘嗚呼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歆成之而不及者也銘曰

志必於同同則詭隨且歆異焉是謂自欺理有

固然蕩如通達先之以司南無容背馳人取而
已遺百從而一遺匪直里閭世所罵讖吾寧汨
濁流之泥吾寧醜鋪餘之醜吾寧反閔樂我所
知來不爲所招去不爲所麾不屈之高無貴可
幾孰能自信於毀譽失真之後如是之不疑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公諱升字德清少不羈喜從事鞍馬間歆復以武
并取官及長乃更謹飭舉措不碌又明昌恭和入
仕路非有梯級不得進公間居鄉里藪又不得志
然日課家人力田治生厚自奉養祿食者不殫也

貞祐丙子自秀容避亂河南客居崧山時公已衰
無復仕宦意親舊競勸之乃始以兄隴城府見蔭
奏補得係承奉班明年當調官而以疾終於登封
寺莊之寓居春秋五十有五曾祖詎宋忻州神虎
軍將領祖春不仕考滋善柔服丞夫人同郡史氏
無子以從孫好謙之子搏奉其後權厝金店東北
一里所道路阻絕未卜歸塋遂爲南遷第一祖矣

銘曰

豪俠則鄉上之舊幹局則父兄之傳武可以材
選能可以吏遷一命不霑而老於編齊之間鑽

辭幽石以慰下泉

敏之兄墓銘

兄字敏之諱好古性穎悟讀書能強記務爲無所
不闕年二十就科舉時東岩已歿太夫人年在喜
懼望其立門戶爲甚切及再試不中意殊不自得
又娶婦不諧日致惡語遂以狷介得疾嘗作望月
詩有莫倦夜深仍坐待密雲或有暫開時之句或
言詩境不開廓非佳語也曰吾得年不能三十境
趣能開廓乎未幾沒於貞祐二年三月北兵屠城
之禍年二十九矣嗚呼悲哉銘曰

賈傳南州鵬鳥告凶買臣歌謳危死溝中馮衍
幽憂桀婦是逢子雲自投乃脫歆豐莫難生才
百蛇一龍有物妬之隨以禍攻穹巷抱書薇藿
弗充天門九虎十上莫通長慟之途萬轍一窮
斯前人所不免碩獨欵亢吾宗耶

贊皇郡太君墓銘

夫人姓梁氏廣寧人曾大父忤遼秘書監弟授某
朝宰相其後秘書之孫某大定中戶部尚書相國
之孫彬明昌中濟南尹故梁氏世爲閭山甲族大
父慶璋定遠大將軍相州酒使父錄宣武將軍鼓

城尉夫人在父母家已知讀書作字有楷法年十
有七嫁爲河中李侯諱某之夫人李侯自王父龍
虎以來占籍河中以貲雄鄉里侯資稟豪邁好賓
客復嗜讀書不切切於家功簿書會計至於鱗雜
米鹽無不經夫人之手夫人天性孝友嫻睦族屬
內外無間言侯於諸弟妹皆審於擇配夫人彌縫
贊助咸得其稱侯之季弟彥實娶龍山劉致君之
女於夫人爲姨妹議往內幣時次子獻誠生始暮
月暑涂二千里不以跋涉爲辭振貧乏撫孤幼僮
僕之無依怙者聚之一室躬自存養有父母之愛

侯官蘇門大奴弋信妻執偽券訴有司云是陝右
饑民爲侯家強娶法當爲良衆謂宜辨其妾夫人
曰奴而良之義事也奚以辨爲聽其去者餘二十
輩侯有姬侍某先有子矣以嘗失意於侯侯不顧
省夫人以爲言侯亦莫之從也夫人知侯意不可
回竟爲入粟縣官度爲女官并割上田衣食之畫
哭之後益以教子爲事其後獻鄉中泰和三年進
士第獻誠獻甫同以興定五年登科鄉人榮之獻
鄉釋褐華陰簿夫人在官下每以廉慎愛民爲戒
南征之役朝廷脩馬政并牧之馬似涉羸瘵官有

被真決者敵卿方攝縣務殊爲憂夫人言馬遠至
難遽肥立法雖嚴可身任之使一縣之民少蘇不
亦可乎夫人之兄思忠在中山得風痺不良於行
且諸子皆幼弱顧謂敵卿言若能爲舅氏覓一官
得近河中使吾事老兄一日可無憾敵卿如所教
爲求河東高公酒正因迎事之逮其下世送終拊
孤禮無違者敵卿佐坊州幕官嘗與周官騎踰夫
人戒之曰從仕之暇宜讀書養性鞍馬間乘危蹈
險非書生之事正使能之且爲識者笑况必不能
耶其慈恕有禮類如此不幸遘疾以貞祐元年八

月二十有八日享年五十有一終於坊州之官舍
諸孤銜恤喪事以某年月日柩葬於某原之先塋
禮也夫人三子獻卿其長今為正議大夫宣差規
措解蓋司充鹽部郎中行部事以故事請於朝贈
夫人贊皇郡太君獻誠汝州郟城令獻甫京兆長
安令南京右警巡使鎮南軍節度副使尚書戶部
員外郎女二人長適夫人之從姪梁璵次適經義
省元興平令趙宇正大辛卯冬獻卿持夫人行事
之狀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夫人弃諸孤之養亦已
久矣獻卿承乏天官民曹日暇不給孤奉慈訓尚

有旌紀寂寥之恨惟先夫人為淑女為良婦為賢
母者當世士君子皆耳目所接見諸孤雖無所以
肖安敢自例流俗附先夫人於碑誌之末乎獻鄉
昆季及從弟獻能得幸吾子者有年吾母猶君之
母也銘其可辭某再拜言先夫人之德之教無愧
古人顧非不腆之文所能譔述然得屬辭比事以
相茲役昭我管彤自託不腐通家子姪與其榮焉
其敢不策厲驚鈍以少慰凱風寒泉之思乎乃為

銘曰

主饋有儀作室有基赫驥問塗司南通達罪於

華腴動與禮遠在生長見聞者而非所望寧聞
壺之可幾嗟維夫人女宗婦師匪直宗師母儀
百之油燈煌又誦書琅又兒不敢嬉母也在考
維龍虎公北方之疆武庫再傳化而文房鬱堦
庭之佳樹乃異質而齊芳版輿委蛇于祿孫館
上壽期頤夫人則宜事親之日考不可追去何
速兮來何遲瞻昊天而靡及泣風雨其安歸防
墓兮有碑勒銘詩兮告無期有親如是而不得
終百年之養信人子之同悲

南陽縣太君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世家平定父琮宋末宋火山遂爲隕
州人母邢生四子一女以夫人天性孝友特鍾愛
焉年二十嫁爲贈朝列大夫同郡白君諱某之妻
夫人事姑孝拊前夫人子如所生姑老且病飲食
醫藥必躬親之而後進及持喪哀毀過禮鄉人稱
焉性嚴重不妄喜怒白氏大家也夫人處之不侈
不陋服食居處皆有法度可觀以大安辛未三月
丙辰春秋五十有六終於私第之正寢子男四人
長曰賁擢泰和三年進士第官至岐山令次曰華
擢貞祐三年進士第今爲樞密院判官次曰瑩弃

家爲佛子有詩筆聞于時次日麟女二人長嫁進士同郡賈鐸賁瑩麟及次女皆早卒男孫二人曰沐陽鐵山女孫一人尚幼初華旣冠從兄賁官學輩流中號楚楚者鄉先生謂當就科舉不可以家事役之朝列君以爲然謀之夫人夫人曰彥升以長子持門戶勞苦爲甚貴舉進士瑩與麟皆幼可代彥升者獨華耳今又使之從學是逸者常逸而勞者常勞矣執議者再三語雖不從識者謂夫人有鳴鳩均一之義焉夫人自幼事西方香火之具未嘗去其手病且革沐浴易衣趣男女誦佛名怡

然而逝生平待中表有恩尤矜恤貧者其歿也哭者皆爲之盡哀諸孤以是月戊午奉夫人之喪殯於河曲王家里之西原明年朝列君歿乃合葬焉文舉既察機務而贈夫人南陽縣太君因請其銘其墓某自齟齬識文舉於太原與之游爲弟昆之友今三十年矣知夫人之德與文舉念其親者爲詳且久乃爲之銘曰

不於豐惟祿之時三釜迨親萬石不貲母氏幼榮無報可施樹淨而風霜露涕而悠悠蒼天孰命之尸含鉛弄孫彼何人斯嗟唯夫人女宗

婦師德宜而家物不腐此玉樹堦庭且蘭且芝
一善不可能我則百之見於管彤永世有辭重
之以五福之養神則我私列銘墓石尚以慰凱
風寒泉之思

聶孝女墓銘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
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沐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
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
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
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

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憂剽奪陵暴無復人
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
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為泣下者女
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為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
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
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叅知政事翰林學士承
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
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
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叅知政
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

夫一脈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
有立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
今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發政之姊哭徇其季子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
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
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
之瑞莫靳者名天曰義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界
銘以表之并志予媿

孝女阿秀墓銘

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書省令史秀容元好問弟

三女也興定乙卯生於登封年十三予為南陽令
其母張病歿孝女日夜哭泣哀痛之聲人不忍聞
明年得疾於汴梁病已急哭且不止或以為言親
一也母亡而父存汝不幸而死為棄父矣曰女從
母為順寧從母死耳竟以聞興壬辰三月朔死死
之二日權厝報恩寺殿堦之東南十五步銘曰
失乳而啼榘櫛之常知所以悲非乳可忘木病
本根枝葉乃傷愛生於心血出肺腸母在與在
母亡與亡孝女之哀千載涕滂白水南東維母
之藏羈魂摇摇望女大梁會以汝歸以慰所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鹿山先生文集卷第十

朱子林氏乃物能生於地以自勝

母亡與亡母以之哀下哀

之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碑銘表誌碣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

歲庚辰秋七月東平嚴公籍彰德大名磁洛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歸於有司竊嘗考於前世興王之迹蓋帝王之興天將舉全所覆者而昇之時則有魁偉宏傑之士為之倡大義建大事一六合之同異定群心之去就猶之天造草昧龍見而躍雲雷合勢為之先後然後騰百川而雨天下者易為力臣主之感遇天人之參會無不然者初貞祐

南渡豪傑乘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據上
流之便握勁鋒之選威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所
以為楚為漢者皆倚之以為重至是曉然知天命
所在莫敢有異志 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
故自開創以來功定天下之半而聲馳四海之表
者惟公一人而已非夫使之倡大義建大事以應
興王之迹其能若是乎公諱某字武叔其先博之
博平人後遷長清遂占籍焉曾大父啓大父祺父
珪皆以農為業妣同里楊氏生二子長彬字才叔
次即公公幼警悟略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若以

生產爲不足治者爲人羨儼觀喜交結好施予落
魄里杜間不自顧藉屢以事被繫俠少輩愛慕之
多爲之出死力以故得脫去癸酉之秋 國兵破
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爲兵以公爲衆所
伏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人張汝揖據靈岩遣別
將攻長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東阿平陰長
清三縣提控捕盜官戊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來
人取盜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公備芻糧爲守禦計
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譖于行
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圍之公挈老

幼璧青崖固依益都主將以避臺兵之鋒宋因以
公爲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
之東皆公所節度矣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
將軍仲力不支數求公救公爲請於主將主將逗
留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來不
足恃者謁先太師於軍門擊所部以獻太師時以
王爵統諸道兵承制封拜乃授公金紫光祿大夫
行尚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將
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于宋
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明年公以太師兵復青

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守將何立剛弃城而奔公始入居之又明年軍上黨宋將彭義斌說青崖晁海叛公公之家人復被略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為所脅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問遣人會大將李里海軍軍久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公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時麾下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也其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李里海等軍相望分公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已迫即連趣李里海軍而與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

義斌不旬月先所失部分盡復之是冬郡王戴孫
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太師攻益都凡公
之功所在皆為諸道之冠庚寅四月朝于牛心之
帳殿天子賜之坐宴享終日 上歡甚錫公金虎
符寵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
真福人矣又四年朝于和林城授東平路行軍萬
戶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有十
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畫境之制行公之地於魏
則別大名又別為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充濟單
歸于我丁酉九月 詔書命公毋出征伐當是時

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荆棘犴
豺虎敝衣糲食暴露風日挈溝壑轉徙之民而置
之衽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委積公帑所積盡於
交聘燕享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貯之辟置俊
良汰逐貪墨頤指所及竭蹶奉命不三四年由武
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為樂歲出于塗
則知其為善俗觀于政則知其為太平官府而公
之心力亦已盡矣上亦雅知公不便鞍馬念其功
而憫其勞視之猶家人父子欲使之坐享康寧壽
考之福故 聖意優卹如此公病風痺久人有勸

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耶得無疾痛以沒足矣
以庚子四月己亥春秋五十有九薨于私第之正
寢是夕大星殞于縣界人以為公歿之應五月壬
申舉公之柩葬於鵲里之新塋禮也公既搦兵柄
顛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久乃更折節自厲間
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羨意所以
仁民愛物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間嚴厲不
可犯至於仁心為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彰德
既下又破水柵郡王怒其反復驅老幼數萬欲屠
之公解之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為所脅

從果何罪耶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有水
柵之議公爲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
之不若留之農種以給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其
後於曹於定陶於楚立於上黨蓋未有不然者大
兵由武林出襄鄧公時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
戮必多我當載金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
殺有所鹵獲必使之骨肉完保靈壁一縣當廢者
五萬人公所以救之者百方兵人既素服公言重
爲資弊所誘故皆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遣
之是冬大飢生口之北渡者多餓死又藏亡法嚴

有犯者保杜皆從坐之連亡纍纍無所於託僵尸
為之蔽野公命作糜粥盛置道旁人得恣食之所
活又不知幾何人矣初公之部曲有亡歸益都者
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人以為必殺而公一切不
問王義深義斌之別將聞義斌敗將奔河南凡公
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為所害河南破公獲義深妻
子厚為媵卹之且護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為嫌
其能人之所難能者又如此東州旣為樂土四外
之人託公以為命者相踵也公為之合散亡業單
貧舉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厭肉骨

之賜如翼之惠日積而月累之蓋有不可勝書者
矣故聞訃之日遠近悲悼境內之人野哭巷祭旬
月不能罷古之所謂愛如父母敬如神明者於公
見之子男七人長忠貞金紫光祿大夫前公卒次
忠濟襲公職次忠嗣忠範忠傑忠裕忠祐姪一人
忠輔女七人孫一人忠貞之子朗既葬之三月孤
子忠濟等狀公之行以神道碑爲請敢以智愚之
所共知者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岱宗巖巖

清濟洋洋

伋彼嚴公

尹茲東方

維大國齊

維魯所荒

大安衰微

元元遘凶

鋤耨棘矜

迭爲長雄

遺黎惘然

藺垣斯窮

公乘其時

奮從兵戎

心爲蒼龜

往迓大同

挾右太行

以入王封

入瞻者烏

我龍之從

儷景同翻

鬱爲雷風

乾端坤倪

一廓屯蒙

奔走先後

莫予敢侮

莫予敢侮

惟公之武

乃錫金虎

民汝予撫

民惟天民

惟公受之

有內之溝

職公掾之

大布我衣

大帛我冠

斜傾我扶

罇漏我完

爾有瘡罷

我違我安

金革之威

肅于凜秋

化而陽春

悴槁和柔

祥風愉愉

叶氣油油

河潤之溥

暨於他州

民拜公賜

有憂斯禱

祝公壽考

爲國元老

如山如河

受福則遐

齊政方報

魯婦已鑿

布宣王靈

繫公是賴

愛養基本

繫公是戴

巨室喬木

式瞻誰在

相彼邦民

古無遺愛

有開必先

惟公之功

寵以不名

公名之崇

巍巍堂堂

哀榮始終

誰其配之

錢氏孝忠

衽平之原

龜石穹窿

勒我銘詩

以對景鍾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

有序

山東重地所在天下莫與爲比杜牧以爲王者不
得之則不可以王伯者不得之則不可以伯古之
山東今河朔燕趙魏是以就三鎮較之魏常制燕
趙之生死而懸河南之重輕故又重馬方
天兵南下海宇震蕩雷霆迅擊無不糜滅燕城既

開朔南分裂贍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公擁上流
握勁鋒審大命之去就一群疑之同異乃以庚辰
春籍所統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
萬獻之太師之行臺形勢既疆基本斯固

國家所以無傳檄之勞亡鉅之費而成包舉六合
之功者公之力無多昔淮陰襲歷下軍盡有齊地
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耿弇攻祝阿竇融合五郡兵
光武因之以集大統以公方之尚無愧焉好問客
公幕下又故能知公所以得民者蓋公資稟沉毅
威望素著且嚴於軍律少所寬貸見者流汗奪氣

莫敢仰視中歲之後乃能以仁民愛物爲懷郡王
兵破相下之水柵繼破曹濮怒其翻覆莫可保全
欲盡坑之公百方營救得請而後已兵出荆襄公
自邳徐赴之謂所親言河南受兵殺戮必多當載
金帛以贖之靈壁降民方假息待命公餽主兵者
下迫卒伍亦霑膏潤一縣老幼皆被更生之賜且
縱遣之計前後所活無慮十數萬人生口北渡無
從得食糜粥所救者尚不論也盡境之後創罷之
人新去湯火獨特公爲司命公爲之闢田野完保
聚所至延見父老訓飭子弟教以農里之言而勉

之孝弟之本懇切至到如家人父子初不以侯牧
自居官使善良汰逐貪墨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間
田以業單貧節浮費以豐委積抑游末以厚風俗
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收恤孤嫠飲助葬祭菽
粟易於水火冰霜化而紈袴人出強勉我則樂爲
故堯謝之日境內之人號泣相弔自謂一日不可
復活非策慮幅億洞見物情權剛柔之中持操縱
之術始以重典立威終以仁心爲質者能如是乎
士子孟冬公之嗣子某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書
謂好問言先公功著興王之初名出勲臣之右虎

符龍節長魏齊魯五十城者踰二十年官有善政
政有遺愛敬者比之神明報之歆其長久某猥嗣
世爵大懼弗克奉揚先德輒與叅佐部曲士庶耆
壽同力一志作爲新廟以致杓柯烝嘗之敬宜有
文辭昭示永久惟吾子惠顧之好問以爲祠祭之
之爲大事尚矣以勞以功三代不易之道若藥布
之五杜甄子然宋登之配食後世亦有以義起之
者蜀人祭忠武侯於道陌而博士拜章王珪通貴
不營私廟而法官劾奏禮固不可以變古而亦貴
於公人之情况乎時則綿蕪未遑人則焄蒿將見

如公之廟貌獨不可以義起乎祀典廢於一時公
議存乎千載異時有搜表忠觀故事言於朝者尚
有攷焉好問既述公之事又系之以詩使歌以祀
公其詩曰

天造草昧福有幾 風雲感會神與期

乾龍用九方奮飛 潛蛟豈得留汙池

王伯之柄魏所持 金城千里山四維

公籍盈數數有疇 燕趙廓廓無藩籬

六合遂入天戈麾 猶之歷下開漢基

楚破竹耳將安歸 天官葵功絕等夷

介三大藩畫郊圻

大帛之冠大布衣

煌煌德星出虛危

扶傷合散傾復支

民恃保障輕繭絲

年穀屢豐物不疵

諸侯代興公維師

誰謂華高可齊而

武公司徒屈於斯

眉壽保魯止於斯

昔歌且舞今涕泗

人疇依乎遽奪之

甘棠之蔭公之祠

麗牲有碑碑有詩

戰功曰多民政慈

尸而祀之寧我私

公福我兮無已時

子孫報民其世思

順天萬戶張公勲德第二碑

歲辛亥冬行軍千戶賈侯輔持順天路軍民萬戶
張公勲德碑見示謂僕言此內翰濟南王君從之
之辭也蓋自板蕩以來我公爲吾州披荆棘立城
市完保聚闢田野復官府舉典制摧伏彊梗拊存
單弱使暴骸之場重爲樂園其有德於州之人爲
甚厚如輔不敏亦得稟授成筭自竭微效猥先蒙
佐紆佩金紫圖所以報謝者不忘食息頃而迄無
萬分之補姑取境內士庶耆壽偏裨部曲之意就
公所以成顯顯焉在人耳目者著之金石以昭示
永久王君備公之功而有取於吾屬之誠且一故

樂爲道之凡我公率族屬保壁障由西山之東流
竭以功令定興至節度雄州從經略使苗公道潤
及賈瑀賊殺道潤公殺瑀復讎散其餘黨戊寅之
秋策名天朝以功加榮祿大夫帥河北東西路以
寶書錫命自千戶陞萬戶佩金虎符順天別爲一
道者亦既載之矣惟是碑之立將二十年而公之
勲伐積累日盛而皆王君不之見者區區之意大
爲懺然考之古人初令一邑進而守一州始將十
人終至於統百萬數若惠政若戰多其見之褒述
者不一而足故有大書特書屢書之語朝論以爲

義談史臣資其實錄珪爵旂常鼎鐘竹帛於是乎
張本有如我公炳河山之靈會 龍興之運開拓

疆宇爲國虎臣治民莅官威惠並舉而英聲茂實
百不宣一其餘褒讚之義得無未盡乎今屬筆於
子幸以第二碑實之僕以不腆之文不足以俎豆
於於王君之後辭不敢當而賈侯請益堅度不可
以終辭乃勉爲次第之初公之下東流軍滿城也
滿城小而缺且無禦備帳下纔數百人恒山公武
仙會鎮定深莫步卒一萬騎五百來攻公以老幼
婦女乘城率壯士出戰敵不能勝然未退也後數

日公策其老且怠遣人假爲輜重聲言救兵至自
西山曳柴揚塵鼓譟其後仙軍果驚潰公追擊之
遺尸數十里是歲六月軍市川帥牛顥結高陽公
張甫河間公衆哥等軍數萬來攻公登城拒戰爲
流矢所中敵大呼曰射中張某矣公不爲動開門
出戰甫衆哥皆敗走由是邠陽曲陽鼓城諸將帥
降者二十餘城易州守盧應御下卞急吏卒每欲
爲變畏公不敢發公北覲次于宣德群不逞乃環
應第攻之應挺身而逸妻子皆爲所虜復大掠于
州遂據西山之馬頭砦公聞之卽弃輜重而南問

之路人得賊要害曰六門堂者遣部曲任德等潛
執守者而反據之故賊不之覺公先約德軍曰我
砦下舉火爾即發聲乃率卒至砦下數賊以叛逆
且諭之曰能以盧應家屬來降者當貸爾命不然
無遺類矣賊且笑且罵曰盧應妻子非白金三千
兩不可得乃欲降我乎公怒呼之曰吾問爾三不
從則攻爾矣問之者三竟不應乃舉火攻之德等
如約轉石擊砦中賊大驚以為從天而下窘無所
逃束手就縛公歸應妻子諸賊悉齏殺之綠山反
側鹿兒和和羨女擔車堵墻百峰東西五峯苑家

西水姑姑塢紅花谷閃堂水谷白虹白家野狸諸
砦望風降附及武仙以兵來犯公與之戰一月凡
十七勝每勝必斬馘千餘級於是公之威名震河
朔矣丁亥之春以滿城隘狹移軍順天順天焚毀
之後為空城者十五年矣公置行幕荒穢中日以
營建為事繼得計議官毛君節共為經度民居官
府截然一新遂引鷄距一畝二泉穴城而入為亭
榭為池臺方山陽則無蒸鬱之酷比歷下則無卑
濕之患此州遂為燕南一大都會無復塞垣之舊
矣京城之役守者屢出接戰我軍不能前一日公

被重鎧躍馬橫戈而出大呼謂諸帥言公輩平時
陵轍同列以驍果自名乃今蓄縮不進虧喪聲實
氣岸果安在能從我即同入陣不然爾後當專事
我勿復故態爲也諸帥無應者公即馳入陣中呼
聲所及無不披靡出入數四而氣益壯歸德之役
城中兵夜斫營並堤而進其鋒甚銳北面守者不
戰而走多溺水死西北一軍俄亦奔潰公命軍士
繫舟南岸示無還意因諭之曰我輩得舟亦不得
濟濟亦不能免惟有決死而已衆心乃定命一卒
執戢立堤上諸軍隱堤自蔽待敵下舟即力卷之

敵果不敢下公命軍士先渡將校次之公殿其後
竟不失一卒而還汝南之役宋入聽節制我欲決
柴潭城中兵陣於南門外決死戰宋兵瞻望不進
公率步卒二十餘涉水入陣左右盪決莫有當其
鋒者諸軍壯之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戰大
帥大赤令曰田四帥先入不能則張公繼之又
能則我當往既而田不克入公率死士五十人逆
擊之戰于分水樓下敵退走公追及子門俘獲數
人明日急攻西南隅城既隳缺敵以重扉覆之攻
者不能上公募死士乘城擁一卒起推置扉之上

城隨陷論功第一邳州之役諸軍築壘環其外城中危迫潰圍而出望見公旗幟即犯別帥軍公率兵救之敵不能出文犯別一軍公復救之敵竟敗而諸軍亦賴之以全棗陽之役公奪傳城軍壘二又奪外城據之城中人落南門出諸軍爲木柵禦之公統出其後敵大潰衆十餘萬多溺濠水餘軍西走復爲史侯所襲而公橫盪之

皇太子壯其勇而惜其材傳呼止之而公戰愈力迨宋兵盡乃已郢州之役城陷州人奪西門出走前即漢水公乘勝擁之溺水者如山崗然曹武之

役公將度九里關或言關路險惡宋必設伏不若
候大軍與之偕進公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若止
而不進爲彼所先建瓴之下吾得其便乎乃率二
十騎直前果得闕宋兵覺由西山之間翼而下我
軍方休息不虞敵至士皆輕衣無鎧仗斧爲所圍
皆倉皇失措公單騎馳突潰圍而出宋軍不敢追
遂屯曹武北之長封嶺結陣而居戰守不易緣山
保聚皆攻下之連破潁江諸二十餘所秋八月攻
洪山與宋大軍遇自旦至暮宋軍潰斬統制官十
三人脫走者纔一人耳光州之役大帥令公取敵

壘以公喜深入戒勿親往而公輒親往壘既下明日而城降黃州之役道出三山寨寨高險不可上公率衆攻戰方交公引數卒潛視要害處即引還夜四鼓起黎明至寨下會天大霧咫尺不相辨公曰此天也即取昨所視路發石伐木橫戈而先之敵殊死鬪公奮擊之誠虜數萬自相踐蹂墜崖谷而死者不勝計遂攻黃州州之西有大湖曰張大與江通流公攻下之得戰艦萬艘選什之一順流而下循江接戰十日乃至城下營於西北隅有乘小舟來覘公策之曰此必欲伺吾隙來攻耳乃分

軍爲三一竝江路爲偵伺一伏赤壁下公自將一軍陣而待是夜宋果水陸並進公遮擊之宋軍不得前會我軍合並攻之不戰而潰徃徃溺水死生獲者尚數百人州東門禦備甚堅矢石如雨諸軍爲之少卻大帥命公取之公被重鎧率死士三十餘輩奮戈而入守者爲之奪氣宋人請和乃班師還及淮水南岸有保聚曰張家砦軍民十萬餘諸帥議立砲攻之公曰不必爾獨率一軍攻之顧盼之頃守卒崩潰諸將攝伏皆自謂不及也滁州之役公至自北觀從二百人而南時廬泗盱昭安豐

濠州之間皆宋重兵所宿斥候旁午屯戍相望有以四千騎歛退者或勸公無行公不之顧且戰且前一日獨騎入一保聚值敵兵二千餘人環射之矢著鎧如蝟公馳突回旋每射輒中敵不能近良久從兵至合擊之敵人殲焉遂會餘之兵時大帥以城久不拔議解圍公前請曰某起身細微猥蒙龐遇擢任非次顧何功以堪之况新被異恩圖報無所知大軍在此故轉戰來會誠不能奮力於諸君之後遽爾北歸將不與初心相違背乎請身率士卒以決一戰雖死不恨也帥義而從之公馳入

園中激石中其鼻大帥謂公不能戰合軍繼之公
累創躍馬而出帥止之不顧率銳卒先登城遂拔
自大河放而南杞爲中澤東連淮海浩瀚無際國
朝方有事南鄙彼爭利舟楫間殆無寧歲朝議以
杞爲流不以大將鎮守之則一蒿所航河不能
廣矣公以甲辰歲彼

朝命節制河南路軍馬因地之形殺水之勢築爲
連城分戍羈卒衝要旣固姦謀坐屈鱗鱗有橫截
之阻而走舸無奔軼之便北安濮鄆西固梁豫公
之力爲多初木軍還自滌宋境連歲被兵民物蕭

條耕稼俱廢我軍爲因糧之計初不以餽餼自資
北軍還間關千里道殣狼藉公一軍先事爲備故
獨無饑色許鄭之間亦有儲蓄雖他帥軍亦被贍
給焉君興以來賈人出子錢致求贏餘歲有倍稱
之積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
至十年則累而千調度之來急於星火必假貸以
輸之債家執券日夕取償至於賣田業鬻妻子有
不能給者公哀而憐之與真定史侯論列
上前乞債家取贏一本息而止

聖度寬明隨賜開允德音四布海寓欣幸初移刺

衆哥張甫牛顯皆嘗與公爲敵既歿其妻子流離
無所於託公求得之皆厚爲存卹顯長子國祥以
材具署爲郡守次黑子爲大官所俘公賂以金繒
僅乃得歸仍歲有白金之輸自餘完復離散婚嫁
孤幼周急繼困扶病助喪者日月不絕蓋不可以
十百計也人徒知公席百勝之功以取顯面之貴
威望崇重見者起立拜揖或周章失次而不知寇
效略平之後日與文儒攷論今古見仁民愛物之
事輒欣然慕之恩拊吏民恒若不及雖笞罰之細
亦未嘗妄加所謂仁心爲質要其終而後見者也

僕老經生耳何足以知兵以公之故嘗妄論之天地一氣也萬物一體也同仁一視宜莫三代聖人者若也今見之於書則曰天吏逸德火炎崑崗又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信斯言也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而可乎三代以來將兵者何啻千萬人孰不歆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曠然爲仁義之舉然而百姓按堵獨稱忠武侯市不易肆獨稱李良器其餘豈皆樂戰嗜殺執凶器而履危道得已而不已乎抑所遭之時有同有不同也僕既件右公之事且系之以詩使并刻之其詩曰

朔方幽都燕曰北門土風厚完海山雄吞戰國
荆高義烈言言鬱推行歌風流猶存維清河公
治車騎諸孫軀幹中人勇則孟賁大安失邦南
渡崩奔公乘其時萬夫素鞬 乾龍天飛霆裂
厚坤有盤者螭儷景同翻

天子倚公宣力四方虎節麟符以長戎行太行
西東在所寇攘盜販黥髡自爲侯王妖狐夜號
平民晝藏十里蕭條道殣相望翩翩一軍誅鋤
暴彊指以神鋒孰我敢當扇靈風之威訶禁不
祥曾是冰天化而春陽 王旅嘽嘽頻歲江濱

於光於黃棘陽壽春公不以大帥自居而矢石
必親出入行間勇氣益振每戰而輒得志古難
其人公殿南藩淮海向隣中潭新 矗若長雲
具兕觥觥暮夜潛軍有扼其吭去如驚奮望見
鼓旗謂公江神徐方既平荆楚既同觀於王庭
三接日隆何以錫之琫戈彤弓何以命之侯國
世封臣拜稽首

天子之功臣力方剛臣報未終教子若孫惟孝
與忠布宣王靈地天無窮伐石西山刻詩頌公
千年此碑當配景鍾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思忠字天祐以小字善才行遼太祖長子東
丹王之八世孫曾大父內刺贈定遠大將軍大父
聿魯隱德不仕考履章宗明昌初拜尚書右丞生
三子公其仲也弱冠以宰相子引見補東上閣門
祇候泰和四年終更調衡水令蘭州軍士判官入
爲西山閣門簽事大安二年改太子典儀轉裁造
署令扈從宣宗南渡以勞授儀鸞局使俄遷太府
少監兼直西上閣門尚食局使貞祐三年出爲同
知昌武軍節度使事改章化軍歷嵩裕息延四州

刺史同知鳳翔府事中京副留守同知歸德府事
北兵襲荆襄京師戒嚴詔公以都水監使充鎮撫
軍民都彈壓壬辰二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才
奉旨理索公北歸召見隆德殿公再拜乞留死
汴梁哀宗幸和議可成贈金幣固遣之君臣相視
泣下竟以其月十有七日自投於內東城濠中水
而歿時年六十有一上聞之震悼贈工部尚書龍
虎衛上將軍夫人郭氏先公卒子男一人曰鈞仕
爲尚書省譯史女二人嫁士族男孫三人寧壽昌
壽德壽女孫一人皆尚幼公資雅重讀書知義理

遇事明敏雖老姦不能造其情從仕四十年未嘗
有咎贖之玷其畏慎如此死之日朝賢多嗟惜之
孤子鈞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
東南鄉之先塋以好問於公有一日之雅百拜請
銘故略爲次第之其銘曰

其賦材也博以通其植志也敬以恭安靜以養
民敏給以赴功斯足以爲賢或生長見聞者之
所同至於憂國愛君存亡始終裴回故都而不
忍訣則鶉然有古人之風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碑銘表誌碣

龍虎衛上將軍李虎公神道碑

生而靜之謂性靜而應之謂材材與性出于天其初則通而中有大不同者蓋性者材之體而材者性之用體喻則璞也用喻則璞之雕也然性不害爲不及而材每患于有餘惟其不及故勉于成惟其有餘故趨於壞人知椎鈍朴魯拙於變通艱於錘鑿之爲無所取而不知聰悟敏給敢於負荷安於墮窳爲大可哀也古有之博學雖愚必明况賢者乎困而學之又

其次也况不至於困者乎以是論公則學之力爲可見矣公諱錫壽字堅夫姓术虎氏世爲上京人五世祖术不從武元下寧江王業漸隆論功第一一命銀青榮祿大夫節度寧江開國之後一門世封猛安五人謀克十七人尚縣主者三人子孫以世官故移戍西北路挑山之陽因古籍撫州勲貴之盛國史家謀評焉曾大父布苦德襲猛安積官鎮國上將軍妣完顏氏金源郡夫人大父查剌明威將軍比部詳穩官妣温敦氏金源縣君考阿散懷遠大將軍霸州益津縣主簿後用公貴贈鎮國上將軍妣金源郡君陀滿

氏進封太夫人公即益津府君之長子也初名雲壽
道陵特旨改馬大定二十九年以人門選充親衛軍
騎射驍捷時輩無能出其右初著籍即衙直點檢司
泰和中元妃李氏兄弟貴寵方盛內外諂附大奴文
童者以事陵轅平民市人聚觀無敢爲救止者公見
之唾掌大數曰若人奴耳何敢耳耶直前擊之馬蹶
亂下奴流血被面號訴於都點檢喜兒人爲公危之
公泰然自若謂同列言點檢公宮闈之長果解事當
加重我或以一奴故而害正人豈久於富貴者我何
懼爲喜兒召公入善言慰之曰外人見吾家鷹犬且

知愛之君乃能辦此可謂不畏疆禦矣奴輩儻復恣橫無惜教督之公用是知名嘗聞一策論老生日世謂親衛軍舉不能官其病安在生言公輩年二十許隸籍又二十年乃出官四十而學從政蓋已晚矣況衛士之職尊君之外無復餘事平日唯知威制疆脅積習既久豈復有平易近民者乎公復問然則如何而可生曰公試取律令讀之公退而讀律不二三年條例及注釋問無不知他日又問生我讀律知大綱矣竊謂刑法但能治罪惡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迹無可尋者何以治之生曰聖人作春秋不誅

其人身子能讀春秋則治心與跡兩俱不因矣公復從人搜春秋泰和中行臺駙馬都尉揆南征詔給親衛軍二百五十人以從而公爲之長破羅山得經生曹鼎從之講授從是言論開廓又非吳下阿蒙矣嘗言吾初讀律繼而授春秋因之涉獵史傳粗見成敗比死者須一見天子不有所建明可乎復取劉顏輔弼名對陸宣公奏議成誦之其疆學堅志類如此八年軍選用行臺薦收充奉職宣諭良厚大安初奉詔使高麗立節清介不聽以館伎給使令玄市之利僅不廢故事而已御史上之

即日授中官護衛尋遷之御前至寧初右承綱軍
居庸詔公爲叅謀數與綱議不合綱積不能平檄
公從縉山高琪軍時

大朝兵已薄居庸游騎旁午道路阻絕公從僮僕
二三輩夜出關無一卒與俱會高琪移軍合河公
馳赴之比至而軍已潰單騎南還且戰且走僅入
南山與都統興哥收潰卒四千騎二千拒險而陣
軍中遣譯人好謂公言我無他求止欲得馬耳公
報言渠欲得馬我欲得吾人之被掠耳果以吾人
見歸馬非所惜也約既定相與結盟與馬十得者

幼千餘以歸以功加鎮國上將軍賜馬十疋真祐
二年扈從南遷公憤懣欲有所言而無自發之行
及新樂爲上言妃右車乘絲畫鮮明徒事外飾而
適用之具或不足任重而致遠設有意外之變非
臣子所敢言蓋積弊之極以致今日非獨此一事
而已宣宗感悟詔公以便宜提控尚輦局七月以
扈從勞授器物局副使一日內出鞠仗命料理之
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公以家所有鞠仗進且
言車駕以都城食盡遠奔陵廟正陛下坐薪嘗膽
之日柰何以球鞠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

供不急之用仇敵在邇非所以示新政也上不憚
擲仗寵中明日出公爲橋西都提控是歲臨秋公
度遠近設候望河朔無警則聽河防民丁戡歸省
薪糧以贍軍公私便之四年冬十一月潼關失守
樞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遷變無險可扼倉
卒中作大橋以拒西師橋甫成而敵至相去百舉
武長兵已相接矣公橫槊橋上獨當之西師十六
軍棄馬潛由澗中路偃俛而上欲出公軍士之後
軍爲小却公策馬大呼後騎隨進聲勢甚張十六
人者皆倉皇失措展轉澗底公下馬立視指麾後

騎乘高而下顧眈之頃梟六首而還汜水東數城
西師雖不侵突而群不逞有因亂相剽竊者獨公
所鎮軍民接堵如故諸縣就河陰爲立生祠樞密
院別帥軍二萬戍虎牢此軍至自河朔剽掠成俗
且主帥馭之無紀律變在旦夕民謂公可恃自陳
苦急公言之帥帥言我軍皆盜賊彊梗之餘當以
漸柔服急則生變各將誰執公知帥不能軍縛暴
橫尤甚者三人斬之以徇軍中肅然俄改武器署
令五年除同知定國軍節度使事自夏陽抵潼關
上下千里戍卒五萬公兼領之因上奏闕輔被兵

之後殘民疲於供給在所城墮之後乞以農隙爲
之秦民頽焉興定二年改同知隴安軍節度使事
三年改環州刺史夏人大舉入寇城中軍不能二千
公以老幼婦女乘城度寇至木波地狹道險利用
設伏自將步騎五百乘夜襲之寇果驚潰南走追
斬千人奪老幼數千獲將頽一人寇奔徃西道公
復邀擊之斬首數百獲牛羊萬餘慶陽總管子容
以巡檢幕客再能有名馬二欲取之倚公同局之
舊私遣掾屬趙以情告公公耻以求索見汚爲趙
言彼部落族以馬爲死生凡馬且不可得况名馬

乎於是總管者慙且慙乃誣再能有叛計遣趙掾勒
公捕送趙復得以此脅再能獻馬可免罪再能率所
部千人州署前望闕泣拜曰我曹受恩百年何嘗有
一人萌異志者幸太守申明之趙掾在我亦不為冤
死鬼矣公欲兩解之總管愈怒馳奏再能有叛計刺
史不奉府檄擁護罪人可并按之有詔京兆行臺窮
治其事叅知政事把公延安帥完顏公保公無他詔
勿問猶以州府不相能兩罷之平涼行臺奏公為馬
步軍都統領公自以無罪橫被廢棄鬱鬱不自聊雖
擢置亞帥非其好也君無幾何偕同官游崆峒遂有

終焉之志不三數日遘疾疾遂革所親問後事公強
起應之曰我武人不死疆場而死床笫獨是爲介介
爾此外何必言言終而逝享年五十有一實五年七
月之十一日也元光改元冬十月諸孫扶護東還權
殯汝陽積官龍虎衛上將軍金源郡侯先娶夾谷氏
雲陽令阿合門之女前公卒再娶徒單氏秘書監歐
里白之女後公十有八年而卒竝封金源郡夫人子
男五人長仲道次仲貞撫陽監酒次仲坦閔卿令次
彭孫晡孫俱蚤卒女二人皆適士族男女皆前夫人
出也男孫二人祖安老安女孫一人尚幼公儼幹秀

備資稟沉毅清儉公勤為人寡言笑不妄取即事
親孝友愛諸季恩禮備至及弟兄析居公悉有以
處之曰季弟通貴無俟分財其弟戰歿其孤當卹
小弱弟早失怙恃尤可哀者孰多孰寡咸適其當
公所取唯白玉帽環一雙而已曰此大門時物也
在軍中餘十年與士卒同甘苦至 盛夏不操扇
或問之故曰古名將類如此吾願學焉且身歷艱
苦亦從儉入奢之義也或言軍士近年例無戰志
殆不堪用耶公謂不然猶之鷹隼往在田間悉能
自取食人得而畜之豈遽忘搏擊耶婦人女子爲

氣所激尚能持刃而鬪况男子乎吾謂兵士無不
可用亦猶鷹隼養之未至耳公既耽嗜書史故親
授三子者學夜參半猶課誦不已三子服教悉能
自樹立有聞於時某歲仲坦舉公樞北歸卜葬於
輝州蘇門比之某原枉道過好問新興授公行事
之狀涕泗百拜以神道碑銘爲請仲坦從好問游
有昆弟之義義不可辭乃爲件右之惟公故大家
生長燕雲間州閭貴游華靡相尚公家累鉅万僮
僕千人惟帳軒車琴筑茶梨可取諸左右而足
能被服儉素攻苦食淡不變老人大父國俗真

淳之舊此一難也帶刀宿衛從事獨賢而於耆
宿更休之餘爲幼學壯行之計心樂性熟寢食
不廢乃如寒苦一書生雖明昌右文海內嚮化
家存蠶金之誦士有橋門之盛至於以衛士而治
儒術者唯公一人是又一難也流品旣高朝譽旣
著高墉射隼足致要津公則剛近乎仁義形於
色未信不虞於謗已而奉公寧至於失名踏
蹬一麾有識興嘆使之得時行道持衆美而
效之君文武志膽用無不可徒以一言忤旨不
得久居中何泰和封殖之難而貞祐摧折之

暴也被以假儒衣冠生死利祿碌碌無補蘇而復上六經掃地沒世不復反以武弁待公自今觀之其賢不肖果何如也銘曰

北方維強閭氣維維以宗起身而以名起宗金石獨止而死竝流脂膏共歿而不自豐直前徑行之謂剛有犯無隱之謂忠匪惟公賢簡策之功丞相材官危戮鄧通北山諫書乃在筆公使公不學無術猶當有古人之風大冠如箕鉅儒宗工徽述周廬寔命不同乃如之人考祿不計庸我銘

墓石鬱孤憤兮何窮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死生之際大矣可以死可以無死一失其
當不以之傷勇則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
折衷於聖人之手斯不必置論至於忠臣之於
國義士之於知己均爲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
者蓋不可不辨也嘗謂意氣感激衆人之所同
歿壽不二君子之所獨今夫傳記所載粹然
就一死以取千載名者多矣及就其平素攷
之果嘗以千載自望乎夫惟志士仁人知所

以自守也不汨於義利之辨不乖於去就之理
端本既立確乎不拔靜以養勇剛以作彊其視
橫逆之來曾厯舟飄瓦之不若控搏之變如寒
暑旦暮之有常心爲權衡自量輕重知有太山
之義而不知有鴻毛之生結纓之禮不至死取於
海隅之伏劍漆身之志旣篤不屑於暫亢之獻
圖孰先孰後必有能次第之者語有之君子死終
食之間遠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信斯言也
匹夫爲諒自經於溝瀆其可與求仁而得仁者一
槩論乎君諱慶祥字瑞寧姓馬氏以小字習里吉

斯行出于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
狄道蓋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
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
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敕以所見者
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
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
像進之真與上所見者合上權喜讚嘆爲作福田
以應之凡種人之在臧獲者貫爲平民賜錢幣縱
遣之君之祖諱迭木兒越哥父把騷馬也里黜又
遷靜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世矣此地近接邊

堡玄市所在於殖產爲易君家勤儉自力耕墾畜
牧所入遂爲富人君之父生三子其二早卒獨君
資稟聰悟氣量宏博儕輩無出其右年未二十已
能通六國語併與其字書識之泰和中試補尚書
省譯史使者報聘麗夏君率在行中大安初衛紹
王始通問 大朝國信使副倚君徃復傳報

皇帝賞君談吐辨捷欲留不遣君百計自解竟獲
復命其年乙里只持譯書多所徵索君白於有司
諸所徵物皆畫一供進自以身在名取之目匿而
不言乙里只見衛王自陳所以名取君者王召問

君面奏不願行之意辭情懇到王爲感動連賜之
酒出內帑重幣并所酌金鍾賞之宣宗遷汴梁乙
里只再至復斥名索君朝廷幸和事可成論以敦
遣之旨君以死自誓行議遂寢於是君相以腹心
倚君頻歲遷擢乃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府判官
進官昭武大將軍內城之役奏充應辦使城成以
勞遷鳳翔府路都總管判官元光二年秋大兵有
深入之耗行臺檄君與治中胥某分道清野去城
不三四里猝爲游騎所馳君與其子三達俱爲所
執兵人欲降君擁迫而行言語相徃復竟不屈而死

得年四十有六實十一月之二十二日也三達
以是夜亡還主帥惡於坐眎而不能掾也出騎兵
千人輿尸而歸三軍之士爲之慟哭官吏士庶旦
夕臨者三日塋之尋具君死節驛奏之詔贈恒州
刺史輔國上將軍立像褒忠廟歲時致祭且徵一
子入侍皆異恩也君娶馬氏子男三人長即三達
次鐸刺次福海女一人適楊氏君嚴於教子勤有
成法必使知遠大者三子亦能自樹立有君之風
女弟適安氏甥天合父沒後躬自教督踰於所生
習諸國語洎字書授之爲它日起家之地其後馬

氏宅相果有成之者已酉秋九月晦三達涕泗再
拜以君墓銘見請予謂南渡以來死節之士皆耳
目所接見恒州之事固已飽聞而饜道之矣蓋君
平生時每謂所親言君父之恩大矣在狄道則捕
為生口而全活之在遼東則衣食之衣食之矣又
縱遣之在大興則開仕進之路而官使之官使之
矣危急之際又以腹心倚之顧以盡此身以荅萬
分耳是則忠義奮發不謂之素定於胸中可乎是
可銘也乃為論次之君尚多可稱弗著著所以與
享於褒忠者銘曰

墓木柏松碑石蛟蛇君得所以歸而行路齋嗟
莫畜者才賦君則多沉潛而剛悃幅而無華會
是象胥孰從漸摩主恩岱崧我乃負荷何以矢
之之死靡它參乎吾前不磷於磨寧以四方之
彊借妻婦而媿媿河源九天放為頽波砥柱中
流終古不頽彼美人兮何直去裔而即華匪我
前知神理不遐漢貂七葉其必爾家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天興元年六月乙亥尚書左丞臣蹇上故禦侮中
郎將陳和尚死節事且言臣以使事至朔方有為

臣言者中國百餘年唯養得一陳和尚耳乞褒贈如故事以勸天下事聞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尚書省擇文臣與相往來而知其生平者為褒忠廟碑宰相以東曹掾吏部主事臣某應詔臣嘗考於朋友之際漢李陵以力盡降匈奴武帝族其家隴西士大夫至以李氏為媿而司馬遷亦以陵故而下蠶室蓋天倫之重美有以相成惡有以相及所繫之大如此惟鎮南之事壯矣以聖朝承學之臣之多而猥用下臣槩之古人所以為辱者臣與有榮焉謹百拜稽首而論次之按蕭王諸孫曰乞哥者

於國姓爲踈屬其上世以上京軍戍天德因而家
焉泰和南征有功授同知階州軍州事及階州反
爲宋戰於嘉陵江之上死之是生鎮南鎮南諱彝
字良佐以小字陳和尚行貞祐中年二十餘北兵
破豐州執之而北時從兄安平都尉鼎亦以力戰
沒入北中二人者名爲群從而義均同父故鎮南
之母留豐州而安平母事之鎮南居帳下歲餘託
以省母乞南還北人以一卒監之至豐乃與安平
殺監卒奪十餘馬奉大夫人而南北軍覺合騎追
之得由他道以免旣而失馬載大夫人以鹿角車

而兄弟共挽之南渡河朝廷官之安平得以世爵
為都統鎮南試護衛中選宣宗知其材未幾轉奉
御安平行帥府事奏鎮南自隨詔以提控從軍安
平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辟太原王渥仲澤為
經歷官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
鎮南得師交之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侍衛日
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盡
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窓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一
書生仲澤愛其有可進之資示之新安朱氏小學
書使知踐履之實識者知其非異下阿蒙矣三年

安平罷帥職例為總領屯方城軍中有太和者與鎮防千戶葛宜翁聞訟訴于鎮南鎮南在其兄軍中一軍之事皆與知之非特於其部曲然葛之事不宜即量咎之葛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讟讟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鎮南妻乃以侵官訟于朝且有挾私讎之愬積薪龍津橋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朝廷乃繫鎮南方城獄國家百餘年累聖相承一以人命為重九殺人者之罪雖在宗室而與閭巷細民無二律南渡以後郡縣吏以榜掠過差輒得罪去者相踵也議者疑鎮南押於禁近之習倚

兵間以為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橫恣之犯谷或有
之使者承望風旨即嘗以大辟奏上久之不能決
鎮南聚書獄中而讀之蓋亦以死自處矣安平病
久而愈明年詔提兵而西因朝京師上怪其瘦問
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第行吾今赦之矣明
日臺諫復有言後數月安平以物故聞始馳赦之
有旨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私忿未必有至於非
所得咎而彊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失吾一名將
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計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
汝奮發立功名國家有所賴人始當以我為非妄

赦矣鎮南泣且拜悲動左右竟不得以一言爲之
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再遷忠孝軍提控五
年北兵犯大昌原勢甚張平章芮國公問誰可爲
前鋒者鎮南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
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勝兵八千
乘勝逐北營帳悉遷而西三軍之士爲之振奮思
戰有必前之勇蓋用兵以來二十年始有此勝奏
功第一手詔褒諭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
紇乃滿羗渾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來歸者
驚狼陵突號難制之甚鎮南御之有方俯首聽命

弭耳帖伏東而東西而西易若駢羊豕而逐狐兔
所過州邑常例所給之外一毫不犯每戰則先登
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六年有衛州之勝
八年有倒迴谷之勝始自弛刑不四五遷爲中郎
將官世襲於是四方內外知方城之獄聖天子所
以定國是結民心厲士氣以弘濟於艱難者至矣
其當之也不以一人之私而廢萬世之法其貸之
也不以匹夫之細而傷天下之功不然則生殺與
奪廷尉平一言之頃而決何至歷十有八月之久
耶陛下之所以御將鎮南之所以報國君臣之間

可以無媿千古矣副樞密使蒲瓦無持重之略嘗
一日夜馳二百里而趣小利諸將莫敢諫鎮南松
爲同列言副樞以大將而爲剽劫之事今日得生
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而士卒以喘死者不
復計國家所積必爲是家破除盡去矣人以告蒲瓦
蒲瓦一日置酒手勸諸將及鎮南蒲瓦曰汝嘗短長
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而盡至以比刑人時德
全誠有之以不鎮南飲酒竟徐曰有之蒲瓦見其
無懼容漫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元年
鈞州陷北軍下城即縱兵以防巷戰者鎮南避隱

處殺掠稍定即出而自言我金國大將欲見合搜
白事北兵以數騎夾之詣牙帳前問姓名曰我忠
孝軍總領陳和尚大昌原之勝亦我衛州之勝亦
我倒回谷之勝亦我死於亂軍則人將以我爲負
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矣北人欲降
之斫其脛不爲屈脛折盡地大數語惡不可聞詔
口吻至兩耳噴血而呼死至不絕北人義之有以
馬酒酌之者云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
年四十一銘七

韓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

銘

維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爲最廣而出於任子者十之四國初監州懸酒稅亦以文資參之故任子多至大官其不達者猶得俎豆於大夫士之列大定以後雜用遼制罷文資之注酒使副者純用任子且增內廷供奉臺掾直之日凡歷監當久及課最者得他遷謂之出職如唐人入流之比是後推酤日增風俗隨壞六七十年之間遂有愚賢罔滯之嘆論者以爲此誠選曹泥法之弊至於廉恥道喪自同商販亦爲任子者有以來之然且以國家

舊人觀之使人人有士君子之清清慎自守不爲
利惑有如吾輔國康公者其敢以今日任子法待
之乎公諱某字德璋康氏世爲遼陽人曾祖某遼
澄州刺史祖斌天會中進士仕爲咸平路轉運副
使考道安不慕榮利優游鄉里以讀書講道爲業
臨終敕諸子言九人在仕籍豈有憂飢凍者事當
從正貨利不得閱諸心後用公貴累贈輔國上將
軍京兆郡侯公即侯之長子也大定中以咸平君
蔭歷耶鄂沂州酒官明昌五年積遷樂安監使司
管勾資廉介動以繩墨自檢佩服遺訓無敢失墜

及菴是職至家所食亦就市買之鹽司所轄窰戶
舊出分例錢以資司官管勾歷三周歲乃成考所
得不下萬緡公皆讓之同官黃思忠不毫未取也
諸管勾分辦歲課額外仍有積貯者謂之附餘管
勾私用之有司視之以爲例而不禁也及公當受
代悉籍所餘上之官使范文淵大爲驚異嘆曰康
君奉公乃至此耶用課最當遷且本道提刑司薦
公材可臨民七年得陞陳留令時旱已久公下車
而雨明年復旱民大艱食而無從販貸之公出俸
粟爲之倡縣豪傑共贊之所得至三萬斛全活不可

勝計雖旁縣亦有受其賜者承安二年冬朝旨更
定戶籍異時郡縣通檢名爲聚訟豪民猾吏囊橐
爲姦若新增若舊乏徃徃不得其實徒長告訐而
已公精敏有幹局縣人之肥瘠先已默識之差次
高下一出其手籍既定無一人有言不平者秩滿
赴常調吏工部連辟爲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
者言於朝馬蹄埽河從東北流害田爲多閉之則
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葭莖荒穢之地河壩腴
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檄公董其役而河水湍駛土
木不能勝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

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禱河伯一昔水落丈餘時人以正直感通許之尋被按察司薦泰和三年遷河北東路轉運司戶籍判官五年遷授襄陵令平陽縣十此爲難治公發姦擊彊尤更致力旬月之頃治效卓然明年秋在所蝗害稼已及縣境公率士庶齋沐致禱其日蝗徑過無留者復爲按察司所保八年授京兆府推官公仁心爲質加更事之久故決獄之際多所平反京兆大府公使庫例有所給官屬月酒常費之餘率賣之民間公獨以爲不可嘗謂所親言酒果有定額吾屬侵縣官而益私

藏非害公乎三白渠業戶每以爭水爲訟或至殺人浚渠京兆檄幕官行視幕官奉故事徃不加意公受檄爲親至渠上求致訟之故果得石刻記渠以青石爲之地蓋渠路歲久爲泥滓填塞受水纔半分溉不能給因闕起而爭之公率役夫浚渠以石地爲限渠深常歲丈餘自是無致訟者俄致仕愛林慮山水有終焉之志以貞祐二年五月之五日遘疾終于私第之正寢累官輔國上將軍護軍京兆郡侯食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兩娶高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人塘興定五年擢詞賦

進士第官正奉大夫鈞州刺史權沁南軍節度使
兼懷州招撫使孫男二人天英世英孫女三人曾
孫女一人俱尚幼瑋以癸卯十月十有二日奉公
之柩葬於林慮縣三陽里東南原禮也既卒事以
公事快來謂某言劉內翰極之誌先府君墓已納
之壙中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敢質之以爲請某
於瑋爲同年生義不得辭乃爲之銘并叙其平生
如此其銘曰

秩候其腴山澤其癯身處脂膏不以自濡執法
與游御史與居退食自公飲水飯蔬清白所遺

吾以觀發源之水初士不於材相彼潔汗百藝
不足一節有餘趙張三王之治聲非不藹如使
九徵至焉而有所愧君子盜諸貪夫我愚曲士
我迂我愚我迂不與義俱無碑有銘大書特書
是維古廉吏之墓可勿表歟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辨才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祖諱
內刺贈定遠大將軍祖諱聿魯考諱履章宗明昌
初拜尚書右丞謚文獻公生三子公其長也資倜
儻軀幹雄偉每以志節自負不甘落入後年十八

以門資試護衛校射者餘七百人皆天下之選而
公中第三俄以公事免泰和中從軍南征攻取三
關以十一騎輕身入光州時宋已復三關復奪而
出身被十三創以功授冀州錄事判官轉曹州司
候中夏受兵山東西路行臺檄公戍東平尋詣北
軍議和事遂爲所劫行及居庸關潛謀歸國奪老
幼數萬入都城宣宗嘉其功授順天軍節度副使
賞賜鉅萬扈從南渡奏充孟津提控與定中選授
京兆府兵馬使靜難軍節度副使左降河中府判
官復次同知睢州軍州事兼歸德府推官歷中京

兵馬副都指揮使召見問以軍政利害公慷慨爲
之言將相多非其材遂忤權貴出爲許州兵馬鈐
轄召授武廟署令壬辰正月公之季弟令中書令
楚才奉命理索公昆季北歸二月朔諭旨於隆德
殿公涕泣請留死汴京哀宗幸和事可成賜金幣
固遣之公歸留寓真定以丁酉歲十一月十有一
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夫人靖氏前公卒子男
一人曰鑪男孫二人曰誌公奴謝家奴皆尚幼鑪
以癸卯秋九月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
鄉之先塋鑪弱冠而有老成之風以嘗從予學來

請銘故畧爲次第之其銘曰

以射則絕傳以戰則無當前虎視鷹揚而風義
凜然材則人耦奇則天賁志一棺埋辭九淵千
年而見白日尚有望於攘蓬之賢

遺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碑銘表誌碣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天兵南下經畧中土歲甲戌秋師次燕西今行臺
龍門公年甫十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禪房山
既而盡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領麾下日避役
御營犒宴之人什伍爲偶公輒入座共食意態自
如 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來者公跪自
陳主帥不見卹無以自存願留止營中

上召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不三四年諸



部譯語無不閑習稍得供奉 上前公資稟聰悟

異於常人進退應對無不曲中 聖意未幾擢之

奉御之列出入帷幄寒暑旦暮斯須不少離千載

之會實始於此其年出使諸道所至以稱

旨聞 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為西遼歷古續兒國

訛夷朶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遼丹之斜迷思于

普花兒拒印度噴木連破其軍二十餘萬公皆在

焉五六年之久艱難險阻備嘗之矣 上試公已

久熟其材量而閔其勞苦隨以西域工技戶四分

二千之一立局燕京兼提舉燕京路徵收課稅漕

運鹽場及僧道司天等事山東十路山西五路工
技所出軍立二總管公皆將之錫之玉印金虎符
公上奏臣有舌在不煩符節意以爲 聖訓諄復
孰不畏服臣口能宣布之因因讓金符於佐官宋
元高逢辰別請銀章而歸是後立 行宮改新帳
殿城和林起萬安之閣宮闈司局皆公發之

明聖繼統萬國連紹勲舊大臣行尚書省事於漢
境節制所及凡二十餘道分陝之命公實膺之以
公前後而言蓋勝衣而入侍燕閑未冠而肅將使
指帶刀宿衛從事獨賢周庠徵巡靡國不到經涉

萬里出入三朝仁信篤誠自結知遇至於成白門
之婚媾辨諛夫之媒藥新宮落成則以有功遍諭
中州撫治則以無過見知合侍御而爲家人父子
之親由瓜牙而得殷肱心膂之寄眷顧殷重賜賚
稠疊開國舊臣莫與爲比古所謂攀龍鱗附鳳翼
依日月之末光挹雲雨之餘潤者蓋不足道也公
每以國恩天大不勝臣子區區之情丙午冬詣
闕拜章旣以鄉郡所創大清安寺爲僧衆祝嚴之
所矢恭惟河澗九里澤及三族姑姊群從仁卹媿
睦率從大慶得之而於揚名顯親尚或闕如人子

之心其何以自處乎乃命家老件右積累之舊命
文士撰述銘諸麗牲之碑謹按劉氏世居宣德縣
北鄉之青魯里孝第力田蓋有年矣魯大父雲自
遠日爲大家有子四人曰璋曰瓊曰珰曰瓚瓚之
子四人顯仁字仲明祖仁字仲昌用仁字仲至体
仁字仲康仲至府君即公之考也公家故大族又
以貲殖其鄉委積豐實畜牧蕃息北山之奚家閭
西鄉之士厚皆有別業與世官榮祿家同里開出
入遊觀裘馬相尚輕財好施少不靳固求者多所
全濟故州里以陰德稱焉府君娶同鄉李氏生三

子長敦字德厚季効字德信皆無祿早世公其第
二子也自大父以來不常厥居而其先塋止於青
魯西北原而已竊嘗攷於陽報之說天造草昧利
用建侯豪傑之士乘時奮興以取功名富貴者抑
多矣虎或鼠化蛇非龍諱亦奚必以憑藉積累而
爲言然質之古人袁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侯
累將一得於平反楚王英之獄一得之統百萬之
衆未嘗妄戮一人遠則傳記所傳近則耳目所接
見若此者衆殆不可勝舉惟天愛民甚一物暴陵
則天氣爲之舛錯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報施所不

又者特十百而一耳使憑藉積累一切以諛辭折
之則神理或幾乎熄矣公家出燕遼之大姓席曾
高之世業華腴之奉鬻爲素戾至於排難解紛周
急繼困任俠尚氣與時貴並名源深流長聚見於
此惟公資風土之厚炳川岳之靈威德沉潛策慮
幅億坐鎮衰薄含納垢污獨見幾微之先審度剛
柔之際人不能一我則百之若夫武臣宿將專制
方隅交構旣與怨嫌斯在公折之以正理示之以
赤心智勇旣殫重爲輯睦又若失意盃酒意氣妄
加人以兵憂我惟誠往和氣甫浹而宿怨已平又

若論列

御前皆天下大計辭情激烈

上為動

容一言興邦古無與讓至於賓禮故老崇尚儒雅
古今治亂了然胸中慕高賢之歸休師道家之知
止無心富貴而富貴如見逼畏遠權寵而權寵常
自至年甫知命福祿方來其深畧遠圖忠良明智
上以尊王中以庇民下以為劉氏無窮上傳當大
書特書屢書之不特一書而已也夫忠以報國孝
以起家立身行道之義彰慎終追遠之德厚不有
金石後裔何觀乃為之銘公名某字德柔以小字
某行八子某其長已襲世爵云其銘曰

有佳者城武寧其原是爲龍門劉氏之所劉爲
大家出用武國從公魯門孔武且碩孔武且碩唯
幽燕之習魯是義俠而多潛德介介我公有見
於幾年甫勝衣知大福所歸惟左右是奉而不
遠開闔風雲出入範圍婉孌龍姿躍而天飛股
肱心膂成肱而一穆陵無掾賜履而十命以南
伯方國是式于蕃于宣汝明汝翼丘山其崇川
谷其容望之巍然允矣鉅公紀有旆常勒有鼎
鍾何以配之錢氏表忠衮冕魏義奮無所階世
尋丕祚公有自來宗起起宗疇宗之德公泝其

流謂必有開公侯之世其終必復家食舊德史
遺往躅獄有平反將無妄戮神理不遐敢專其
福岷山導江小川三十發源濫觴其必不然我
作銘詩述劉宗之先祝公眉壽而保魯爲忠孝
無窮之傳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范陽張公漢臣遣其衆佐陳玠李侃侯璠自曹南
走書幣及子於順天書謂予曰子良不敏爰自束
髮以良家子隸軍籍轉戰南北將四十年馮藉先世
積善之舊生還鄉國乃辛丑某月得用侯伯之服

之禮展省墳墓攷之令甲諸仕及通貴廟與墓
俱有碑應用螭首龜趺之制竊不自揆度思得文
士之見信於人者譎述之以侈光寵以昭前人以
俟百世之下維吾子惠顧之曩予在大梁承乏左
曹之都司壬辰之園外授阻絕危急存亡朝不及
夕或有言宿州節度宗室製僧奴之幕客張子良
由間道賁奏牘至者都堂趨召問所以來公爲言
國用安自連水來歸糾合義徒刑牲歃血誓爲勤
土之舉以游騎旁午跬步千里無敢進奏者子良
感激自奮獨與裨將張平夜行晝伏間闕百死乃

今瞻拜京闕幸疾得歸報無失事機即日召對便
座勞賜殷重凡奏牘所請眷倚用安者無不開允
符節印綬衣帶弓矢書詔誥命九繫之左曹者予
得與聞之朝議多公機警絕出占對詳盡雖素官
無以過嘖嘖稱歎率以遠業期之及公將使指還
都人日望東師之至而用安天奪之魄心計蹉跌
進退狼狽迄無所成公信義昭著獨爲特論所保
任故繼有鷹揚騎都尉涂宿節鉞之命予亦備聞
之公初北歸介於東明商君孟卿父子及崔君君
佐王君安仁兩君以此碑爲言蓋公頗知予而予

亦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願交之日久矣誠得
秉筆以相茲役使孝子之情盡諸侯之禮備固所
願也其敢以固陋辭維張氏族出范陽其家於縣
東仇家里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自公曾大父甲而
下皆隱德不耀大父臣甫資稟高亮不親細務恤
貧乏樂施予又謹於事佛日誦般若為課重惜物
命未嘗烹割行及庖福間家人茹葷則睨而不顧
壽八十有七怡然坐逝祖妣王氏李氏生子三人
其季諱珪純質有父風明昌壬子之夏三水汎溢
漂壞廬舍至於丘壠亦為湮沒珪與長女李乘舡

筏百計訪求僅得祖考遺骸於泥淖之下其類於
死者屢矣妣宋氏慈仁勤儉孝於舅姑生子二人
長即公次曰子明子明仕為鄜州洛郊主簿母有
前識謂公材幹特達後當貴顯常戒之母妄殺以
仁愛為懷墓故在三水之陽懲創水禍改卜其陰
乃在所居之西南原見於辛丑新阡者特二世耳
初大安兵興公以材選為軍中千夫長以功遷都
統時耕稼既廢道殣相望乃率涿州定興新城戶
數千就食東平甲申秋樞密院檄公遷壽春充防
城都提控州將夏全反覆變詐動與公不相合公

謀會去之未能也壬辰正月全劫州民出屯雞口
州隨爲李敏所擄公棄家屬募死士數十輩徑入
敏營敏一夕三召公公辭情慷慨感動左右三欲
害公而不能也夏全北行公與宿州帥魁石烈阿
虎劫之遮老幼數萬靈壁之圍遂解全不勝憤會
邳徐軍來復警公復與宿帥衆僧奴斫全營於鄆
縣全僅以身免至遺其金虎符而去未幾疽發背
死于揚州公在兩淮初非本策重以地土卑薄風
俗不相一感念先塋遂有鴻鵠高翔之志以戊戌
冬擁麾下數萬衆自泗州北歸大帥以聞隨拜顯

制方面之命嘗謂全燕疆界廣闊風土完厚自秦
滅六國而郡縣之迄唐中葉盧龍一軍雄視趙魏
鬱爲大鎮以棗栗之利車騎之盛言之則爲用武
之國以太行恒山挾右碣石入於海言之則爲天
地之藏海山沉堆通貫斗極入粟其氣而生或客
於其鄉或仕於其國罕多魁備敷厯宏傑之士至
於游談劍俠崛起閭巷間而掉臂於王公之門排
難解紛逆以功名顯者徃徃而在蓋不至於人物
泯然絕無而僅有也漢車騎將軍之子孫散居涿
易間雖譜謀散亡無從考按其風聲習氣歌謠傳

慨風流猶存耳公策慮幅憶氣節豪宕其走夏冠
使大梁特勳有所試已足以信眉高談無愧天下
况乎旅力方剛委任伊始側聞下車睢陽首以增
築學會爲事幕府省靜日得近見文儒攷論今古
衣冠之整繫車騎之閑雅駸駸乎永平禮法之舊
他日極其所至豈特長一道將軍而已耶故予旣
論次先德并以公出處附之欲人知張氏所以起
其宗者蓋如此其銘曰

立木栢松文石龍蛇鬱彼新阡鄉國之華千騎
來歸大壽縣高牙展墓而入州人驚嗟繫張世之

先秉心柔嘉播而獲之猶上農之禾月計之則
有餘理無僭差西周既東兵連兩河鉏耨棘矜
奮而橫戈矯矯維公孤立不頹維軍律是從戰
功曰多夏冠黥髡佩蕤義食飽而颺誕爲盜
夸公斫其營壯士無譁慙憤亡幾時化而蟲沙
有來同盟唇齒輔車詰闕拜章畏途褒表孰爲
田疇而克負荷公之義聲金石不磨大邦維翰
淮海無波公力方剛公壽亦遐相彼發源淵其
未涯我卜行營之原當置萬家

臨油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公諱懷德字輔之以小字得孫行族完顏氏隸上
京路司屬司武元文烈之從弟勅徹封國於趙子
斜不出降國而郡封於金源子阿魯熙宗朝平章
政事子習捏驃騎尉上將軍義州節度副使即公
之考也母曰金源郡夫人郭氏公其子也甫成童
以宗子第五從承應走馬局俄遷內承奉班三歷
監務用課最調密州倉使衛紹王至寧元年選注
臨淄令公生長華腴而能以法度自檢初到官吏
民畏公修整謂其中有不可測者及見其不飲酒
不畏怒不事苛細不以榜掠立威不三數日上下

歡然猶一堂之上矣貞祐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夏
被兵盜賊充斥五爲支黨衆至數十萬攻下郡邑
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號自居譬撥地之酷
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
託宿弊不逞闕起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
三二日屠戮淨盡無復噍類至於發掘墳墓蕩棄
骸骨在所悉然獨臨淄之民感令君之仁視猶血
屬百方藏匿有以令家父子甘就死地者人心旣
定確然不移其掩蔽愈更深固如是數月之久大
帥駙馬都尉僕散公統兵而東乃詣軍自陳都

尉知公仁愛所感脫身於萬死不一生之地承制
拜官公南歸之計已決再四退讓乃聽自便是後
僑居亳州無復宦情以宣宗興定五年十二月之
三日遘疾春秋六十終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
厝某所夫人郭氏亦功臣藥師之女孫封號如其
姑子男一人曰從政男孫三人阿海早卒曰守英
曰守傑女孫一人嫁須城令信某早卒曾孫女二
人尚幼天興壬辰河南破從政率老幼千人歸行
臺特進公於東平給使帳前承事既久委之筦庫
之任稍遷工匠副官今年閏月令相君度其付委

未盡改本道課稅所副使未幾進副爲長且授以提
領之職提領永念先世積累之厚兵亂流離猥
蒙特進公父子特達之遇思所以顯親揚名者唯
金源陪塋大房平章出鎮錦州而薨於鎮葬此州
之某山副節度塋弘政之弘山下臨淄邈在河外
誠懼陵谷變遷墓失其處則遺孤投死無後矣乃
遣長子阿海護輜車而北卜安厝之宅惟須城東
金谷鄉之盧泉爲吉定爲新阡我先府君是爲北
遷之祖竊謂松門之事無此爲大乃於省介叅某
人以墓碑爲請蓋提領君之子婿世昌予門弟子

也故予於君之平生頗知其崖畧君嘗以族屬授官而不樂仕宦宗室諸老怒其閑放自棄欲強致之京師君百計求免久乃得遂然亦以覃恩從進義校尉至昭勇大將軍矣毫下多世官恣縱不法良民或被侵愁者徃徃以氣使訶護之識者稱焉毫被兵而軍亂軍中有挾宿怨謀相圖者主者私以情告君得先事爲備竟免於難迄今身領漕政守英官胡魯女孫適某人循流測源豈偶然哉銘曰

殷士黼皐厥作裸將亦惟我周王德而不彊遼江狀流玉謀散亡獨金源有傳見於東方見於

東方朱芾斯皇維先世所歸陪燕大房再遷而
南邈如投荒喪亂弘多曠於丞嘗溫序思歸曠
言涕滂輻輳北轅金谷其藏鬱鬱佳城松檟有
光惟彼臨淄銅墨之良梁肉疲羸純袴冰霜惠
利所漸愛於桐卿殆天以慈衛之俾壽而康何
血肉之場而有萬夫之防侃侃嗣侯福艾奇厯
對於前人祇懼弗忘八世相唐本仁柔之梁天
道靡常福善其當我卜盧泉之原萬家其傍

費縣令郭明府墓碑

公諱嶠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曾大父

英潛德弗耀大父願誠遼日進士擢第由左班殿
直仕至侍御史生二子長曰元徽金朝詞賦甲科
未仕而終次日元弼換遼官充尚書省譯史遷儀
鸞局副使遂占籍大興左警言巡院興陵朝詔舉內
外官三十年無過犯者宰相以儀鸞姓名對且薦
其清慎有幹局特旨進階五品授遼東路轉運副
使生二子長曰岐大定十九年進士釋褐薊州軍
事判官車駕東獵聽萬姓縱觀上親問薊州孰爲
好官父老合辭以軍事判官對問之佗所對如前
上欲擢爲朝官以避親換宛平令累遷監察御史

戶部員外郎歷解深單三州刺史終於大名等路
按察副使次則公也公早習舉業知詩文律度以
父住試補尚書吏部掾屬終更調禹城南宮丞再
調沂州防禦判官以廉能升兼費縣令資稟孝友
臨政仁信篤誠不事表襮既久吏民安之懽然有
父母之愛使者復以廉幹聞貞祐之亂河朔郡邑
在所陷沒費亦受兵公能以計自脫家四十口逃
難解散無復歸顧之望兵退縣治復立不旬日農
民護送公族屬皆獲完聚下追狗馬無所棄失同
官諸人均被殺持有不遺噍類者識者謂公之仁

政驗於此矣公春秋已高無復宦情長子令未寧
洛西山水佳勝衣冠之士多寓於此公與賈吏部
損之趙邠州慶之劉文學元鼎李澤州溫甫劉內
翰光甫名流陳壽卿薛曼卿申伯勝和獻之諸人
徜徉泉石間日有詩酒之樂天興元年二月日年
七十有六先洛陽陷一日以病終於寓舍官懷遠
大將軍上騎都尉汾陽郡閔國伯食邑七百戶娶
高氏上林署令某之女封汾陽郡君子男四人適
祖繼伯氏按察副使房以廢仕為太原交鈔庫使
歷陽曲令終於府治中嗣祖以祖廢試補刑部掾

自同州錄事未寧中升陝縣令入為吏部主事負
外郎京西大司農丞天興初授本路安撫使兼行
大司農分治戶部事今為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
興祖以公廕試補戶部掾今為燕京總府參佐顯
祖未仕男孫九人曰蒙曰履曰泰曰謙曰豫曰隨
曰臨曰觀曰貴女孫五人長適士族涿州王氏次
適燕中王氏餘幼在室夫人前公三十年卒柩宛
平魯郭里東原之先塋孤子等以壬寅三月日奉公
衣冠合葬於汾陽郡君之墓禮也好問往在洛西
辱公以篇什見賞且於二子有通家之好見屬墓

碑不敢以因陋辭因爲論次而系以銘其辭曰
折木天銜碣石海壖唐風具存不爲遼遷公生
其間氣質渾然人門其華詩禮其傳可以登三
老賢能之書而屈於吏銓有來銅章仁信藹然
淪浹之深人合而天豈尚火炎之日樞負不指
孝子親而賢友于弟昆而賢孝友而施於政又
其賢愷悌君子胡不百年我知岷江之濫觴三
百維川大書豐碑識公之所是惟良民吏之墓
過者式焉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貞祐初中夏被兵二年之春兵北歸旣破平陽取
道大原分軍西六州時岢嵐無主將同知軍州事
完顏昭武以城守計訪於君君爲言城守固善然
自北兵長驅而南無趙齊魏蕩無完城公獨欲以
掌許地抗掃境之兵強弱衆寡無乃不敵乎且守
禦有具非倉猝所能辨就使可辨客軍皆有去心
馳市人而使之戰果何待乎兵家有戰有守不能
戰不能守唯有避其鋒耳今游騎已入境不早爲
計則悔無及矣昭武者從君言乘夜以軍夾老幼
走西南龍門峇北兵隨至汾石嵐管無不屠滅唯

哥嵐無所得而還宣撫司錄君功以便宜授嵐谷簿攝錄事至今鄉里皆以一州之命自君得之君諱瑁字子玉姓郭氏世爲哥嵐人唐以來忠武王之子孫散居汾晉間不見於譜系而得之承傳君蓋其苗裔也曾大父晏大父興父調三世在野然自大父以來以資雄鄉曲任俠尚氣樂於周急嘗日出緡錢一千以給丐者如是數十年故人以陰德歸之君弱冠以律學應選再上不中議罷舉會明昌官制行乃用良家子明法理慎動止推擇爲吏歷仕州縣又叙年勞授忠勇校尉自嵐谷簿調

隰州知法改平陽知法河東南路行元師府檢法
兼提領犒賞興定元年入爲尚書左三部檢法改
嵩州知法遂充行尚書六部主事累官廣威將軍
汾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正大二年歲在乙
酉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八終於嵩州之寓舍君
天稟渾厚有晉人淳篤之風自持者甚廉而施予
無少馱議獄餘二十年仁心爲質所以致忠愛者
無不盡在隰州明劉狗兒者無罪積年之冤不數
語而決閩郡爲之稱快寧化頻年荒歉時疫流行
君躬自調護多獲全濟最後主部事危急之際調

度百出君區處覬饑視民力爲緩急上官以吏能
許之華公胥和之參政李公君美雅知公才及行
臺平陽首被獎拔宣慰使李公仲修亦以恩門之
舊時以書問及馬居伊川旣久先以酒交於屏山
李先生之純許司諫道真歸若此州與馬倅之良
趙宰壽卿日相追從徜徉山水間雲屏泛舟見於
圖畫其爲名派所重如此身歿之日送葬之人傾
動州里行路爲之悲愴則君之生平誠於接物不
以貧賤爲輕重者於此見之夫人同郡李氏閨門
整肅有婦師之目封汾陽縣君後公八年歿於襄

陽子男有人長曰蛻用丞相高壽公薦試補隨朝
掾屬克平陽孟州兩帥經歷官嵩州刺史次日仲
或舉進士次日擇善棄家爲黃冠次日仲文以君
蔭補遙領西安軍節度副使次日仲器亦用蔭祇
候承奉班早卒女一人曰妙廷爲文官孫五人曰
汝霖曰棟曰同寅曰叶恭曰和襄曾孫三人皆幼
某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柩於郡北天澗南
原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文方沒事鄧州
之行幕介於教授吳子賢涕泗百拜以墓表爲請
仲文溫淳有緼藉一府之事皆所倚辦擇善操履

能正博於玄學道價重一時而竊嘆郭氏世業淳
雅晉人少見其比推究源委知廣威君之後方興
而未艾也乃爲論次之而系以銘銘曰

敦兮其純良有自勝之剛溫兮其慈祥無寡恩
之傷橫流湯湯身爲舟航拯溺於其鄉丹世而
昌神理孔彰吾文表之尚以發其幽光

潞州錄事毛君墓表

君諱某字伯朋族毛氏世家臨清清靖康之亂遷大
名遂占籍焉曾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詢金朝初
洎第評同登進士第仕爲泗水令官至朝散大夫

父大壯廣威將軍永年縣主簿內翰東明王公百
一述先德備矣永年三子君爲之長自幼以孝稱
友愛二弟遂及宗黨資稟剛毅廉介自守人不敢
以非禮犯之明昌中以父任係承奉班歷監差者
五皆以課最聞而未嘗以勺水自及泰和初起靈
寶縣主簿令有故不事事君攝縣務者幾二年平
賦理訟有愛利之實憲司以廉能舉之將受代丁
太夫人李氏憂赴喪之日老幼號泣攀送數十里
不絕其得民如此禫服向終復遭大故比塋斬焉
衰經中日誦佛書爲課迄于終制言動之間鮮不

如禮人以爲難能大安初北鄙用兵選授昌平縣
軍資庫使到官未幾而大敵至吏民狼狽逃死隨
潰軍而南庫所貯金帛先備犒賞用者以鉅萬計
姦人乘亂公爲攘敘同官亦挾輕貨而邀僕隸因
以爲言君訶之曰官不能守旣無所逃責矣尚敢
以盜竊自陷遠天理累子孫乎貞祐元年調潞州
錄事待次鄉里府尹知公有幹局檄監漕事赴都
時游騎充斥道路阻絕篙工役夫日議逃避君安
慰百至糧運竟達尹益以軍食付之乙亥冬敵再
至大名受攻君方計餽餼而城已陷兵人脅君使

降怒其偃蹇不爲屈欲兵之君盛氣憤激義不受辱大叫觸牆立致殞絕得年五十實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兵退堃之府城北三里所吳荏原之先筮積官廣威將軍勳騎都尉封棗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大尹脩然之女孫封棗陽縣君畧通書傳事舅姑孝謹訓飭二女動有禮法中表以婦德母儀歸之稟命不融與君同日遇害子男四人居謙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忠顯校尉魏縣五星鎮酒官居仁修武校尉通許醋監喜喜早卒女二人長適千戶喬惟忠次適順天

路軍民萬戶張德剛男孫三人漸業進士渙澄皆
尚幼初君欲就蔭補而弟廣威得軍敬之年未及
君待之數年竟與同解而仕敬之仕官連蹇累坐
課殿被拘君每加營護事過之後慮其不自安不
復一語及之兵興以來良家子多從軍君昆弟未
嘗別籍丁壯六七輩軍帖下敬之房一子被選其
母以征人徃徃陷沒行坐涕泣君聞而憐之卒以
已之子代行女弟嫁上谷畢氏游宦隔閼無歸省
之便君問遺穀重不以遠道爲嫌二女及笄州里
名門競求姻對君俱不之許夫人問之故君曰吾

女賢泚當媿貴官筦庫常族何足辱之卒之兩婿
皆開國勲臣實書龍節位望崇顯在當代侯伯之
右庇廕所及外舍有光誠不負君所期矣居仁避
亂南渡君數年始知二姊所在羸服裹糧千里就
訪及兵破河南張侯委居仁舉夫人族屬之留汴
梁者北歸令群從安居雞米之上歲時燕樂復見
大門之舊雖出侯恩義而德義之力爲多順天盛
衣冠德義從先生長者投諸經章句駸駸乎性理
之學君之世蓋未易量也曩予婦翁提舉君以宗
盟之故洎君伯仲通譜牒恩文備至有骨肉之愛

奉公夫人之命德義以墓表爲請因爲論次之君
尚多可稱弗著著以孝爲忠者其銘詩曰

義如泰山力莫勝唯其舉之孝也能受親髮膚
敬所承一許之國刃可陵我思古人得伯朋任
重道遠毅以弘大河無梁豈樂馮以孝則勇信
有徵千年華袞取美稱禽息鳥視奚足矜忠臣
之門後必興天何言哉理則應